



陈平原

杜玲玲

编



学者追忆丛书

ZHUIYIZHANGTAIYAN

# 追忆章太炎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4 1799 2

上



者追忆丛书 ZHUYIZHANCHUANJI

# 追忆章太炎



陈平原 杜玲玲 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4 1799 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忆章太炎/陈平原,杜玲玲编. -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台  
出版社, 1996.12  
(学者追忆丛书)  
ISBN 7-5043-2917-7

I . 追… II . ①陈… ②杜… III . 章太炎 - 生平事迹  
IV .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6405 号

### 学者追忆丛书

### 追忆章太炎

陈平原、杜玲玲 编

责任编辑 沈楚瑾

装帧设计 张一山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者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印刷者 北京外文印刷厂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规格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印张 19 字数 401 千

版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6.10 元

ISBN 7-5043-2917-7/K·50

454-601  
113-3  
-7.3760

## “学者追忆”丛书

### 总序

陈平原

“追忆逝水年华”，此乃人之常情。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为此临风洒泪。其实，不必借山川草木起兴，单是往事如烟，就足以让千古人感慨叹息。“感慨”不足以尽兴，于是又有了许多落在纸上的“追忆”。

对往日风流的追忆，与其说是为了记住历史，不如说是为了展望未来。人们只能记住那些应该记住、或者说希望记住的——包括人和事。作为学者而被追忆，不只是一种历史定位，更意味着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因为，人们总是以当下的生存处境及需求为支点，借助于与历史对话来获得思想资源与工作方向。

选择对话者，其实已经内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内容、倾向以及情调。选择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

启超、王国维等作为追忆的对象，或者说邀请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建设，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基于这些学者自身所独具的魅力；这种魅力，既源于其学术成就，更来自其精神境界——这是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学术与思想、求是与致用相结合的一代。具体分疏起来，几乎每个人都不可重复：学术思路有异，安身立命之处也不同。只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中，这些人都曾饱领风骚、独开风气，因而成为时人及后人追忆的对象。

并非此前没有同样兼具学者与思想家风范的“大师”，之所以选择康、蔡、章、梁、王等作为追忆的对象，一是因其开创的学术思路及研究范式，对今日中国仍有影响；一是已经有大量追怀文章可供选择，而且其中颇多佳作。两汉隋唐或者宋元明清的大学者，去世后也有绝妙的传记、墓志或祭文出现；但限于体例，此类文章不易体现“真实的人生”。对于被追忆者，不苛求完美无缺，而希望真实可信，这基本上是现代人的思路。这种对“人”、对“文”的新的理解，使得“追忆”不再拘于一格，或庄重，或琐碎；或洒脱，或俏皮；或长篇大论，或三言两语。读单篇文章，感觉或许有点欠缺，因作者并不希望“盖棺论定”，而只是提供一个特定角度的观察。合起来可就大不一样了：正是这些亲切而零碎的描述，得以显示被追忆者生命历程及精神

境界的不同侧面。

观察的角度不同，再加上立场有异，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与评价，可能天差地别。不作考证与整合，也不追求“方向感”或“一锤定音”，这种众声喧哗的状态，也许正是“追忆”的魅力所在。有心人不难读出不同追忆间的“缝隙”——可能理解歧异，可能回忆失真，但也不排除存心造伪。对于聪明的读者来说，这些文本间的“缝隙”，无疑是意味无穷的。当然也有“众口一辞”的时候，但距离的远近、角度的俯仰、趣味的高低，仍使得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异彩纷呈。

不讲“是非”，不断“真伪”，这种编辑思路，似乎过高估计了读者的接受能力；其实不然。为治思想史、学术史的专家提供背景材料，并非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更希望普通读者能一编在手，悠然会心，领略前辈丰采，往日风流。倘若有由此而对学术研究及文化建设产生兴趣、甚至愿意投身其间的，则编者大喜过望。因此，选文时剔除了许多过分专业化的、需要特别知识准备才能阅读的“准论文”。有专业而不囿于专业，能文章而不只是文章，这便是本丛书选文的基本要求。

至于说史实的“是非”与“真伪”，落实到具体文本，并非总是黑白分明。俗话说，水太清则无鱼。一点破绽也没有、经得起专家考证的“追忆”，不能说没

有，但因其处处设防，反而阻碍文气的流动。“准确”者未必“生动”，“生动”的又可能不“准确”。兼有史学价值与文学韵味的“追忆”，其实不太好找。只要不过分离奇荒诞，略带一点想象与夸张，想来读者也是宽宏大量的。

为了不至于“离题万里”，这里只选录师友、弟子及亲属的文章。关系的亲近，并不能保证其证词句句属实。只是不同于道听途说的“流言”，关系亲近的人之制造“神话”，本身便是一种值得关注的“事件”。其文，因而也就必选，也可读。

1995年6月16日于京西蔚秀园

# 目 录

---

## 总序

陈平原

章先生别传	但植之( 1 )
余杭章先生事略	李 植( 6 )
余杭章先生墓志铭	汪 东( 12 )
章太炎事略	冯自由( 15 )
太炎先生行事记	黄季刚( 20 )
章太炎	马叙伦( 22 )
纪念太炎先生	张仲仁( 29 )
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	冯自由( 31 )
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	章行严( 36 )
悲忆太炎师	景梅九( 39 )
记先外祖父陈干与章太炎先生的交往	佟立容( 42 )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鲁 迅( 47 )
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许寿裳( 50 )
余杭章师逝世三周年追忆	余云岫( 61 )

回忆章太炎先生	刘文典(63)
谈章太炎先生	曹亚伯(67)
星庐笔记·章炳麟	李肖聃(70)
太炎先生二三事	王仲莘(72)
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	朱希祖(79)
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	诸祖耿(82)
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汤国梨(88)
我的外太公章太炎二、三事	邹立人(118)
我的母亲章王氏	章 翳(124)
忆辛亥革命前后先父章太炎若干事	章 导(126)
章太炎与王金发	章 导(138)
《章太炎先生家书》叙言	汤国梨(142)
记先父母章太炎、汤国梨在抗战中二三事	章 导(146)
章太炎营葬始末	章念驰(154)
章太炎先生轶事(咏莪堂随笔)	朱镜宙(168)
记凤凰山馆论学	沈瓞民(179)
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	冯自由(184)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	蒋维乔(189)
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	吴稚晖(206)
章太炎先生在狱佚闻录	张篁溪(252)
铁窗感遇记	徐福生(257)
从章先生学	许寿裳(259)
民报社听讲	周作人(263)

---

记章太炎先生	任鸿隽(266)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周作人(271)
辛亥革命·办《四川》杂志(节录)	吴玉章(275)
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节录)	仇 鳌(277)
章太炎民国元年在南通	管劲丞(280)
我在六十岁以前(节录)	马叙伦(290)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节录)	顾颉刚(294)
记太炎	黄远庸(299)
纪念太炎先生	徐仲荪(302)
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	曹聚仁(304)
回想四十八年前事(节录)	曹聚仁(308)
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章炳麟氏	(日)芥川龙之介(312)
追念余杭大师	徐复初(314)
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	陈存仁(316)
章太炎师门的晨课	陈存仁(333)
章太炎面折刘半农	陈存仁(338)
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1868—1936)	左舜生(346)
《太炎先生书札》跋	杨树达(352)
章公问业记略	潘承弼(354)
章太炎的北游	周作人(356)
章太炎	张中行(360)
师友杂忆(节录)	钱 穆(363)
章太炎先生在苏州	沈延国(365)

记章太炎先生·在苏州	沈延国(408)
谒余杭章先生纪语	孙至诚(415)
章太炎弟子论述师说	一士(417)
章太炎赠丁鼎丞先生诗卷后记(节录)	屈万里(439)
《章炳麟之生平及其学术文章》后记	林尹(443)
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	任启圣(445)
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序	诸祖耿(452)
忆太炎先生	汤炳正(454)
追记章太炎师主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	钱鼎澄(474)
太炎讲学记	钱基博(476)
章太炎的讲学	乃蒙(481)
国学大师章太炎	薛慧山(485)
章太炎先生访问记	厉鼎煃(494)
朴学大师章太炎故宅访问记	蔗园(498)
章太炎先生轶事	蒋竹庄(502)
警欸小识	田桓(508)
书余杭章先生轶事	孙至诚(512)
章太炎先生	曹聚仁(514)
谈药汉阁	文载道(517)
太炎先生言行轶录	吴蔼林(526)
章太炎先生在莒录	刘禹生(534)
章太炎被羁北京轶事	徐一士(537)
世载堂杂忆(选录)	刘禹生(553)
洪宪纪事诗本事注(选录)	刘成禺(558)

目 录 9

---

刘允臣日记(节录)	刘允臣(559)
胡适的日记(节录)	胡 适(561)
太炎大师谒问记	唐祖培(563)
记章太炎及其轶事	周黎庵(564)
章先生逸事	王基乾(575)
后记	陈平原(579)

## 章先生别传

但植之\*

章先生讳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也。慕昆山顾炎武之风概，更名绛，字太炎，学者称太炎先生。少游朴学大师德清俞先生樾之门，兼从定海黄先生以周问大义，尽通文字器数之奥。见虏政不纲，出交贤豪，慨然以兴复为己任。

属清室议改易成法不果，党祸起，先生避地台湾，间关至日本江户，邂逅孙公，共论相土迁宅之宜。作《相宅》，述孙公始谋，谓今后建都，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孙公雅相推重，先生亦服孙公善经画。孙公于开国典制，多与先生相商榷，时人弗之知也。岁癸卯，先生以《苏报》事与清廷讼不直，谳成，处先生三岁刑。同盟会建立之明年，先生出狱，同盟会人迎先生至日本江户，主《民报》笔事。先生尝书联贻孙公，署曰“逸仙二兄”。逸仙者孙公字也。及武昌发难，风起云蒸，卒倾虏社而反汉鼎。非夫清廷腊毒盈贯，孙公与先生经纶草昧，及仁人志士幽囚辟易、断脰绝齿者之相继，未足以集事也。

---

\* 即但焘。

民国元年一月，临时政府宅南京，孙公受乐推就大总统职。孙公素知袁世凯畔涣不可任，壹意北伐；然以与武昌相失，不能得形势，时论亦汲汲欲仆清廷，孙公因荐世凯自代。世凯既绍纂洪绪，后遂僭号称制。虽西南首义，胜兵用命，狂狡燄沮，淫威余烈，几亘两纪，天下汹汹矣。先生《告癸丑死义烈士诸君文》，发愤论之曰：“武昌之师，以戮异族；云南之师，以荡帝制。事虽暂济，而皆不可谓有成功则何也？异族帝制之执，非一人能成之，其支党槃结于京师者，不可胜计。京师未拔，正阳之阐未摧，虽仆一姓，毙一人，余孽犹鸟兽屯聚其间。故用力如转山，而收效如豪毛。遽以是为成功者，是夸诞自诬之论也。人情偷息，忼此小康，未暇计后日隐患。某等虽长虑却顾，不敢自逸，无若众论之护呶何！自南京政府解散，提挈版籍而致诸大酋，终有癸丑之变。祸患绵匪，首尾四岁，以诒诸君子忧。繄岂小人偷息之咎，某等亦与有罪焉。”先生盖以临时政府移宅宛平，追惩前失，深自引咎，欲来者之引为鉴也。

始元年，先生尝谒黎公于武昌，见黎公为人乐易，脱略礼数，谓与共和政体相应。及世凯继任，先生游宛平。他日世凯问政于先生，知先生不能为用，而惮先生重望，授先生东三省筹边使，而不使开府辟僚佐。先生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虽知世凯乏远略，无委仗意，犹庶几稍发舒素志。尝一行边，遂弃去。先生曾书《癸丑长春筹边》五言近体二首示余，其一云：“剑骑临边塞，风尘起大荒。回头望北极，轩翮欲南翔。墨袂哀元后，黄金换议郎，殷顽殊未尽，何以慰三殇。”论者谓尼父歌彼妇以出走，先生赋诗而挂冠，圣贤之不得行其志，大抵然

也。未几归上海。

宋教仁者，先生素所推轂，被世凯命长农林。时南北既一政，人皆争言文治，同盟会议员在都者，以教仁为魁。教仁睹世凯兵盛不可与争鋒，欲因议会多算以挠之。癸丑当大选，教仁属望黎公。世凯调知其事，二年三月，世凯使贼杀教仁于上海。旋贷四国款二千五百万版以为解散东南义旅之用。八月南都既失，各省先后陷。先生于是年再适宛平，谒世凯，语不屈，遂见幽。世凯使幸臣陆建章布中调于先生左右。先生违难口授胜义，使弟子吴承仕疏记之，世所传《荊漢微言》者是也。

五年世凯死，黎公继任，始出先生。是年夏，先生归自宛平，息肩上海。居顷之，南适肇庆，以观形势；复遍游新加坡、南洋、马来诸岛，所至演述宗国安危情势，以坚侨人内向之志。其秋归上海，因卜居焉。

先生居既定，益扼腕策国事，故旧至自四方者，多就先生咨询方略。时黎公虽继任，然失兵久，北洋军势未衰；而国务总理段祺瑞以不顺帝制，功尤高；其秘书长徐树铮缘附约法，构于府院之间。六年夏，黎公罢祺瑞职，以伍廷芳代之。令下数日，九省督军皆反。适长江巡阅使张勋入谒，请解散国会，登李经羲为总理，竟用是以兵二千矫命以清废帝复辟。黎公逊于东交民巷，密令段祺瑞复职，击走勋。黎公解职，冯国璋继。七月孙公率海军总长程璧光与先生及前国务总理唐绍仪赴番禺，军府既建，孙公以先生长秘书。先生为孙公草宣言，喻顺逆。既而请于孙公，赴昆明说唐继尧就副元帅职，出师北伐。先生有《发毕节赴巴留别唐元帅》诗云：“直北餘逋寇，当关岂

一夫?”欲继尧佐孙公扶义，为西南诸将先也。未几下江，过湖南，反上海，同学谘政者，不绝于庭。自是南北交兵，绵四五岁。国璋去，北方又拥徐世昌主之；至十一年夏，北方将领请黎公再起。先生以书抵黎公曰：“将帅过骄，难为其上。必欲出，请南都武昌，无滞宛平。”十二年六月黎公被迫如天津，浮海至上海，先生数过黎公道故。于时曹锟购致议员，图于大选。先生与唐绍仪电书告议员南下集会，然亦不能有所匡救。十三年十月，孙公过沪入宛平，先生入谒为别。及孙公在宛平不豫，先生手疏医方，属余致之左右。自是数言时事，多谔谔之论。二十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变起，先生入宛平，教北方柄兵者备边守险之策。主者是先生言，逡巡不能见之施行。先生反上海，旋如苏州，因家于是。与诸生创国学讲习会，然于经国立政之务，未尝忘靖献也。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以疾终于苏州寓邸。先生著述，世多有之，是以不论；次其轶事，以备国史之采择焉。

贊曰：余从先生游逾二纪，尝从容问先生政俗因革损益之由，先生启发恳至。又尝交先生弟子黄侃、汪东。侃之言曰：“先生持论议礼，遵魏晋之笔；缘情体物，本纵横之家。可谓博文约礼，深根宁极者焉。”侃既死，东语余曰：“先生之玄言，可得而闻；先生之文章，终不能规其豪末。”二君之言，盖笃论也。世多惠先生言政之电书，然先生乘兴奋笔，辄削藁不存，非其至也。世又疑先生立论先后殊致，斯则未原始察终之故也。先生救时之议，卑而易行；因人施教，随情利导。时有先后，性有刚柔，则所以开示之者，不容执一端。昔者尼父以道为度，标绝四之旨，亦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矣。先生尚不自有其

身，何意必之有哉！先生尝自谓平生仪刑昆山顾宁人，宁人直阳九之运，志不得施，以言救人。先生起自诸生，灌缨汉室，弱冠之岁，道风素论，已镇雅俗，中岁毗佐孙公，一匡诸夏，为世斗极，生而八方景附，歿而四海遏密，盛德大业，虽与伊、吕比隆可也。乌虖至矣！

（1936年9月《制言半月刊》第25期）